

名劍

神風掠云

刀氣排云

8

神风惊云之二

刀气惊云

名剑 著

责任编辑 包晓泉

封面设计 张 峰

出 版 广西民族出版社

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

刷 广西民族印刷厂

开 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47 千字：2900

版 次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10000 套

ISBN 7-5363-3274-2/I·864

卷二定价：27 元（上、下）

（全套七卷共十五册，定价：204 元）

第三个人

步惊云



此言一出，神将当场恍然大悟。

这种唤作“隔墙有毒”的奇毒，相信已由法智乔装下在大神官这数天出外所买的酒菜内。故此，大神官其实早已中毒，只是这种毒先是潜服不发，待得神将吸掉他的脑浆后，便如吃了一样带毒的食物一般，而这种毒由一人再转予另一人身上，便会即时发作。然而，能够预知神将在得到孟钵后，必会认为大神官已失去利用价值而崭露杀机，把其脑浆吸吃，故而预先向大神官下毒。这个人的心思能够计算神将每一着，心计何等缜密！

这个计划下毒的人肯定不是眼前的法智，难道是……？

因此神将尚有一点不明，在他力歇昏迷之前，他犹问道：

“法智，那……你又……为何……要向我……下毒？”

是了！法智为何会向神将下毒？难道他正是在雷峰塔顶与步惊云会面、出言能够夺得孟钵的那个人？

但见法智俨如一个守正不阿的判官，宣判神将的罪状：

“我为何要向你下毒？那只因为，神已知你心怀独吞孟钵、妄想与他争雄的野心，他要我把你捉回去，而且更为了引步惊云回去见神，所以我非要夺得孟钵不可！”

不！他不是步惊云在塔顶所见的那个人，单从这番话，已知道不是他！

神将不解的问：

“神要……见步惊云？他……为了什么？”

“谁知道！”法智答：

“神的旨意向来高深难测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神预算

要传步惊云一种比移天神诀与灭世魔身更强的力量，依我估计，神或许想以步惊云作左右手，协助搜神官复出江湖，甚至以其作继承人也未可料……”

乍闻步惊云是神所挑选的特殊人物，神将不禁炉火中烧，沉声道：

“这不公平！我绝不比……步惊云逊色！为何……神不选我？”

法智摇头：

“没有人知道！我的职责只是把你与孟钵一同带回去。”

说着已趋前一手抓着神将，谁料神将在盛怒之下，竟尔仍能于昏迷前张嘴狂喊怒吼一声：

“滚——”

好凌厉无匹的一声怒吼！这个“滚”字更鼓尽神将最后残存的一分余力，吼声挟着无匹劲力如疾矢般自神将口中射出，直向近在咫尺的法智眉心轰去，企图把其一击轰倒！

这一着已是神将的最后一着！因其罄尽余力的一击，纵然能轰倒法智，自己也会立即力歇而昏，但总较不反抗多一线生机！

可是，他也实在太小觑法智了！法智是法海的第三代传人，尽得其当年的武学精髓，他，其实也是一个和聂风一样

比声音更快的人！

神将挟着强横内力的声音虽已极快，但法智更快！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“因为——娘亲。”

法智一怔，问：

“娘亲？你是说……神母？”

就在此时，暮色草丛中又传来一个女子声音，道：

“不错，是我。”

□

语声方罢，一条青衣人影已自草丛步出，她的脸又再罩上她那具七彩斑斓的面具，她又回复她百多年来如鬼如魅的原装，她正是神母！

法智乍见神母，终于恍然大悟，不由朝天叹道：

“其实在那天你们三母子家破之日，我瞧见你依依不舍的眼神，早该想到，你始终还是逃不过‘亲情’两个字，你始终还是会背叛神的计划，反过来帮助他们……”

神母也叹息道：

“法智，你应该明白，我虽然活过百岁，虽然有许多经历，但我毕竟是一个人，并不是神，我怎能看着自己抚育十四年的女儿就此逝去？怎能看着两个儿子在神的计划中备受摆布？”

“所以，就在雪缘为阿铁面昏死过去后，你已找回阿黑，并暗中给他解药服下，使其回复本性，再回到大神官身边，伺机再夺孟钵？”法智问。

神母道：

“我不得不这样做，因为只有这样阿黑才有机会接近神

将。虽然此举极度危险，但孟钵确实异常利害，要夺回它，硬抢已是绝不可能，惟有使计……”

啊！原来，在雷峰塔顶与阿铁会面的人竟是阿黑！难怪当时阿铁大为震愕了！

法智听罢会意一笑：

“不过相信你们怎也没料到我会加入夺取孟钵之列，这反而更有利你们行事。”

神母点头道：

“嗯，若非你下‘隔墙有毒’，也许我们以阿黑来夺取孟钵的计划亦未必会这样顺利，想必仍须花上不少工夫。”

法智淡然一笑，回瞥被紧制着的阿黑，双目似泛起一丝对阿黑极为欣赏之意，问：

“阿黑，那你也早该知道自己处境相当凶险，你为何仍要回到大神官的身边，权充卧底？”

不喜多言的阿黑被此一问，居然不假思索、义无反顾的答：

“因为，大哥永远都是我的大哥！”

他说着回首一瞥阿铁，阿铁也直视着阿黑，双目光露一片感激之色，二人之间那种本非兄弟却又比兄弟更坚的情，不言而喻。

这个世上，谁敢矢言“永远”？阿黑能够不假思索便答“阿铁永远是他的大哥”，可想而知，他心中对阿铁那份兄弟之情，如何坚决和肯定！

聂风一直在旁细意聆听，艳羡之余，他看着阿铁，也看了看阿黑，他蓦然发觉，眼前的阿铁比之五年前的步惊云真

是幸福多了。至少，如今在其身边，尚有一个为他不惜背叛神的娘亲神母，有一个为救活他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红颜雪缘，还有阿黑这样一个兄弟，人生至此，夫复何求？

反之过去的步惊云，却一无所有：没有娘、没有爱、没有弟、没有笑、没有哭，看来也没有——情……

只有无边无际、深不可测的冰冷，与及那份死神的孤独和寂寞……

一念及此，聂风毅然在心中暗暗下了决定：倘若一切过后，若阿铁还活着，若一切难题也迎刃而解，那他回到天下会后，亦不会告诉雄霸关于他重遇步惊云的事，就让阿铁与其身边所有的人能不涉江湖险恶，重过平静无波的一生……

法智乍闻阿黑坚定的答案，脸上却露出一丝诡谲笑意，道：

“好！真是打死不离亲兄弟！可惜老夫还是要试一试你们之间的兄弟之情！”

他说着侧脸对阿铁道：

“阿铁，对不起，即使老夫极欣赏你兄弟俩，职责所在，也要把阿黑带回搜神宫。你若想救他，就必须在十天内单独携同孟钵前来搜神宫晋见神，否则若你迟了半刻，不单阿黑会被搜神宫内的兽奴分尸，你也赶不及回雷峰塔下把孟钵放回原位……”

法智语毕，陡地一把揪起昏倒地上的神将，且还一面笑道：

“神母，你我同胞多年，我也不想见你含恨而终，你最好

快回头是岸，否则神一定会叫你不得好死，好自为之吧——”

“吧”字甫出，法智已挟着阿黑与神将，倏地展动身形向密林外飞逸，阿铁犹可听见阿黑的呐喊：

“大哥，放弃我！你快和雪缘姑娘及娘亲——
远——走——高——飞——”

闪电之间，阿黑的呐喊声愈来愈远，阿铁与聂风刚想拔腿穷追，神母却拦路于前，道：

“孩子，别再追了！你若穷追，只怕未到搜神宫，阿黑已被法智杀掉了……”

阿铁一愣，顿足间：

“怎会？许伯……不！法智看来并不似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，他岂会忍心下手？”

聂风也道：

“不错，那个法智似乎并非坏人，也许他仅是危言耸听……”

神母却重重摇首道：

“你俩有所不知，我与法智同是长老，相处半生，我最清楚他的为人，他本性虽非大恶，却有一个原则。”

“什么原则？”聂风问。

“那就是——

必杀的慈悲！”



“必杀的慈悲？”阿铁闻言更感迷惑。

“是的。”神母微应，开始述说一段关于法智的前尘：

“当前法海因误信神的说话，以为真的可以推翻帝制，让万民能够平等、自供自给而加入搜神宫，目下法智的执念依旧一样，他认为，只要助神推翻帝制，万民便能得到幸福……”

聂风奇道：

“什么？难道他还不知道神欲千秋万载统治苍茫天地的野心？”

神母道：

“他怎会不知？他早便知道，不过这正是他矢志协助神的原因。”

这下子连阿铁也感到好奇了，道：

“那他是助纣为虐？”

“没有那样严重！他只是有感于神州千百年来时出昏君，导致苛捐重税，还有诸侯割据，战乱频频，民不聊生。虽然偶尔会出贤主，但毕竟太少，对草民也没保障。归根究底，若要天下能持续保持安定繁荣的局面，最好的保障，还是能有一个长生不死、能统治人民千秋万载的神！”

是的！对于草根的平民来说，重税苛政还不及战乱可怕。乱马乱中，军兵强悍肆虐，奸淫掳掠，甚至比贼还要配为贱……

法智比法海又具更独特的见解。他不能长生，他已垂暮，在其有生之年唯一想看见的，是千千万万人能在千千万万年内，都在一个神的统治下，永恒地保持安定繁荣……

这也是一种慈悲，一种别无选择、无可奈何的慈悲……

只是，何以会称——必杀？

神母又继续解释下去：

“正因这个理想，法智便本着宁可牺牲一人，总较牺牲千万人为佳的想法。若我们不依其话去做，他绝不会对阿黑留情的！”

却原来，看来外貌慈祥的法智，背后的心思竟有这番曲折。阿铁与聂风听罢，心中也不得不暗自感叹，人真的是一种异常复杂难明的动物。

阿铁霍然道：

“既然如此，只怕前赴搜神宫，已是我唯一的路。”

神母点道：

“别无他法！惟有依他的说话携孟钵往搜神宫，否则阿铁死定了。”

聂风动容：

“那岂不是叫阿铁送羊入虎口？”

神母一片无奈：

“我希望不是。因为适才听法智对神将说，神的计划之一，只是想将一种比移天神诀及灭世魔身更利害的力量传给阿铁。若是如此，也许情况并不如我们想像般坏，神可能只是想多添一个左右手助其复出江湖，届时候，反而是看阿铁的意愿了……”

“不过，我们当然也要作出最坏打算，就是神可能另怀不轨的目的。阿铁此去，可能已无法再活着步出搜神宫……”神母说着幽幽的一瞥阿铁。

阿铁此刻的表情却是冷而坚定，就像适才阿黑脸上的表情一样，他道：

“为了阿黑，我一定去！”简单的八个字说得异常铿锵有力。

神母不由得深深叹息：

“很好，那阿黑纵使此时死去，他还有一个为他不惜赴汤蹈火的大哥。而我，也有两个……令我……值得永远……骄傲、怀念的……儿……子……”

神母说到这里，霎时哽咽起来，难以成言。世上慈母，谁不希望能有两个能在人前挺起胸膛、终生无悔无愧的儿子！

阿铁瞧着神母面具下那双泛着泪光的眼睛，面上坚定的表情登时缓和下来，当下轻搭着她的肩膊，低声轻唤：

“娘亲，只是我此去，不知何时才可再侍奉你左右！”

他的声音无限低回，聂风还是有生以来首次听见步惊云的嗓子竟会说出这样的话，私下暗自感动。

神母强自抑制自己的泪，不让它们掉下来，只是哽咽道：

“娘亲……已活上百多年了，难道还不懂照顾自己？你不用记挂我！不过在你起行之前，你还须先办妥一件事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阿铁平静的答。

他当然知道，因为这本是他硬闯雷峰塔下的目的！在他此去之前，他必须先以孟钵把雪缘救活，否则纵使他能有幸